

福地闽风写春秋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楚欣

著

青山绿水，黛瓦土墙，老街深巷，耕读人家，
像一首散文诗，也像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给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历史的见证，也是
对肇基者的一种尊重。



福地闽风写春秋

八闽风采
纪实文学丛书

楚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地闽风写春秋/楚欣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5. 5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ISBN 978-7-5550-0540-7

I. ①福… II. ①楚…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1043 号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福地闽风写春秋

楚欣 著

责任编辑 李永远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4

地 址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540-7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何少川

这套《“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反映的都是有关福建的题材，大部分篇章是作者从《走进海西纪实文学丛书》中选取编辑而成的。

《走进海西纪实文学丛书》是一套反映八闽大地县域（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文化特色和自然景观的纪实文学集。自2007年春安溪有关方面邀请采风创作起，至今已应邀走进近50个县（市、区），出版了50多册集子（其中包括应省有关部门邀请采风的专集）。这套丛书作品都是作者深入基层创作的，体例统一，布局合理，内容全面，特色突出，文化味浓，可读性强，得到普遍欢迎。丛书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福建省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编写。写作和编撰过程中，得到各地党政部门的帮助和支持。

八年多来，在采风和编纂丛书过程中，共有1400多人次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投入，是福建省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成果丰硕的采风创作活动。作者老中青结合，有名老作家，也有初涉文坛的文学爱好者，有来自省里的，也有市、县的。到目前为止共创作了1100多万字作品，为福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化财富，为建设先进文化和培养文学新人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展示福建风貌，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研究决定，拟选取撰写丛书作品数量较多的作者，分期分批出版个人专辑，汇编《“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专辑每册字数在20万字左右。收入专辑的文章主要选自“走进丛书”，不足的可补上撰写福建内容的纪实文学作品。第一批出12册，以后视情况将继续出版。

目 录

安溪访茶记	1
自然与文化的骄子	4
惠安——魅力石文化	9
从何朝宗到当代瓷都德化	15
风景越来越好	
——福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边界贸易	21
历史上的福安三贤	26
名人与花卉	32
金砂“朝圣”	38
文化枫亭	44
一座寺院与古今两位名人	50
湄洲祖庙览胜记	56
文人、诤臣、义军统帅	
——追寻黄道周的人生足迹	61
万木林中观奇树	67
苏颂——同安的骄傲	71
山坳里的文明与开放	
——走进培田古村落	77
可咏、可觞、可驰骋	
——走进航城琴江满族村	83
铝业“航母”的引领人吴冲浒	89



寻找刘克庄	96
父子双杰	
——施琅与施世纶	103
一生爱国志 两首《贺新郎》	
——宋代词坛豪放派大家张元干	110
叔侄双贤 青史流芳	
——贡川镇宋代名人陈瓘与陈渊	117
印象萌源	124
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现代企业	
——访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132
平和土楼的报告	139
互为因果的李春烨与尚书第	147
一条街与两座寺庙	155
冯梦龙与寿宁	162
走近“西山先生”	169
从马巷厅到翔安区	176
“一中国梦”的郑思肖	184
五十年再访“榜山风格”发祥地	191
红色小镇的传奇	199
走街串巷逛“汀州”	206
风展红旗如画	
——毛泽东的《如梦令·元旦》与清流苏区	213
江继芸——不应被忘却的民族英雄	220
半城山色半城湖	226
叶向高与福庐山	233
海沧老街与莲塘别墅	241
“仙境”与“理窟”并存	248
穿行于往昔与现实之间	
——走访屏南县濠头村	254

私人修史的杰出者郑樵	262
古韵悠悠，新貌粲然	
——漫游美丽乡村后坊	270
后记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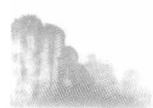
安溪访茶记

茶，乃安溪一张绿叶红镶边的名片，上面写着乌龙茶大家族许多成员的名字，最显赫的当数“铁观音”。

作为闽南人，五六十年前读小学时就听说过铁观音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第一次到安溪。那时这个著名的茶乡乃“国定”的贫困县，给人的印象是水土严重流失与经济的欠发达。2007年暮春时节，笔者有幸随省炎黄采风团再次来到这里。此时的安溪已是“旧貌换新颜”，成了“全国经济竞争力百强县”，所见所闻是城乡的繁荣与青山绿水，变化之大令人刮目相看。

走进安溪，寻访铁观音发祥地，西坪自然是第一站。那天，阳光明媚，我们一行乘车从县城出发，过龙门，经虎邱，沿着山路迂回而上，最终在山坡向阳处的古书轩旁停下，然后徒步走到“茗圣坊”。那里有一座石构牌坊，几丛茶树，人称是诞生“王说”的遗迹。所谓“王说”，即认定铁观音原产于尧阳村。当地有个故事说，书生王仕让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在书轩旁发现一株长得很奇特的茶树，便把它移植于圃内，经过精心栽培，采制成品，色香味俱佳。第二年，王仕让奉诏入京，特意带上此茶，送给礼部侍郎方苞。方不敢独享，转献内廷，乾隆帝饮后大加称赞，还以“其茶乌润结实，沉重似铁，味香形美，犹如观音”为由，赐名“铁观音”。

西坪不仅有“王说”，还有“魏说”，即认定乌龙茶原产于松岩村，而且也有故事。说是松岩村农民魏荫，敬奉观音十分虔诚，每天都要在菩萨前供上一杯清茶，几十年不断。清雍正三年（1725年）的一天夜里，魏荫梦见观音菩萨前来指点，说打石坑有株珍贵的茶树。第二天一大早，他赶到打石坑，果然在悬崖绝壁上发现一棵奇异的茶树，不禁大喜过望，挖了



回来，放在一个破铁鼎里栽植，经过细心管理，制成品后很受好评。由于是观音所赐，又沉实如铁，魏荫便为它起名“铁观音”。

社会上对王、魏二说看法不一。笔者则以为，既然都是口口相授的传说，今人就不必花工夫为它们仲裁是非，还是各听其言，在品尝香茗之时尽情回味民间文学带给人的精神享受。

怀着这种心态离开西坪，随主人去金谷参观“生态茶园”。什么是“生态茶园”？原来，安溪传统种茶，茶山不能有树，茶园田岸必须劈草，加上制茶的燃料是木柴，需要砍树，这就造成水土流失。为了改变状况，他们破除旧习，制茶改用电，种茶注意保护生态，即山头种防护林，茶园行道间隔种树，每亩十棵。此外，茶园里套种绿肥，田岸种藤本植物。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后，人称“头戴帽，腰缠带，脚穿鞋”的生态茶园，得到了普遍推广。

距“生态茶园”不远处有一户茶农，前些日子接待过朱镕基同志。这是一座三层建筑，主人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二楼，那里有制茶的各种工具，房间却没有装修，而是留着泥土的粗坯，为什么这样做？据说朱镕基同志也曾提出疑问。主人说是出于制茶的需要，因为用现代材料装修的房间对茶叶的质量会有严重影响。听了解释，品尝主人泡的铁观音茶，大家意犹未尽，又问他的收入如何。回答是，每斤粗茶能净赚十块钱，一年产量大约一万斤，一年的纯收入十万元左右。我请教一位陪同参观的同志，年收入十万元属于何等水平？回答是中等档次。

告别茶农，前往“中国茶都”。这是国家农业部批准设立的全国重点茶市，建筑面积十八万平方米，拥有一千八百间商铺，两个交易大厅。茶叶贸易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进行，年交易额超过十亿元。“中国茶都”不是一般的市场，它配套齐全，风格独特，集茶叶贸易、信息交流、茶文化研究与交流于一体。我等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茶艺表演，欣赏了有三层楼高的福源大茶壶和反映制茶工艺全过程的石雕文化柱，特别是茶诗长廊，镌刻着几百首咏茶诗篇，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在茶都的博物馆里，有一组数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妨择其要而罗列于下：

1980年，全县茶叶总产值5千万元，2006年50亿元；
1980年，全县财政收入8千多万元，2006年12亿元；
1980年，全县农民人均年收入120元，2006年5781元；
1980年，全县考取大学本科的学生17人，2006年4284人。

数字原本是极其枯燥的，但这一组对比数字却像诗一样打动人，它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安溪“一业兴百业兴”、从一个国定贫困县到全国经济竞争力十强县的巨大变化。

在安溪的日子，笔者发现，不管是机关的公务员还是市井的老百姓，几乎人人都能侃茶，最让人钦佩的当数陈水潮。这位有着“茶管委会主任”之称的县委调研员，种过茶，卖过米粉，开过手扶拖拉机，当过民兵，做过民办教师，后来走入“仕途”，从村团支部书记一路攀升至泉州市水产局局长，可谓一帆风顺，前途无量。然而茶是他的人生，他离不开茶，于是主动要求回安溪当“茶官”。尽管这一回头，“官阶”丢了半级，却乐此不疲，尤其喜欢人家称呼他“茶仙”。

除了“茶仙”，安溪还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位是县委书记尤猛军，他是国家一级评茶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能以一叶之轻，牵众生之口者，唯茶是也。”还提出“安溪铁观音，和谐健康新生活”的理念。十年来，他为发展安溪茶业和茶文化倾注了心血。另一位是安溪铁观音集团董事长林文侨，他是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业余喜欢书法、绘画与网球，现在又从一个茶痴变成一个茶叶生产与销售的企业主。一谈起新的事业，这位有着国家一级评茶师称号的董事长充满信心。

告别安溪，在回程途中，我想起宋代大文豪苏轼。许多人都熟悉他曾以西施之美形容西湖之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曾以茶之美比喻女人之美——“从来佳茗似佳人”。铁观音是佳茗中的精品，自然也是佳人中的佼佼者。可以相信，在善于种茶、制茶的安溪人精心呵护下，铁观音的品质会更高雅，“容颜”会更美丽，欣赏者会更多。古人云，“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如果用这段古诗形容安溪铁观音的未来，不是很合适吗？！

自然与文化的骄子

未到名山梦已新，千峰拔地玉嶙峋。

幔亭一夜风吹雨，似与游人洗俗尘。

这是陆游的《初入武夷》，它写出了诗人对这座东南名山的感受。对于笔者来说，走进武夷山，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但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与收获。这次去武夷山，是在2008年的初春时节，元宵刚过。福建省文学界、新闻界的一些知名人士结伴同行，这些朋友熟悉并热爱武夷山，个个都是名山的钟情者和鼓吹者，有着说不完的话题。然而此行并非泛泛的旅游，而是应武夷山市《大红袍天下》创作组的邀请前往采风，因此“话题”惊人一致——武夷茶。

4

武夷茶，闻名遐迩，香飘万里，中国古诗文里常有歌咏或论述武夷茶的名篇，如唐代徐夤的《谢尚书惠腊面茶》，宋代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苏轼的《咏茶》《叶嘉传》，陆游的《建安雪》，清代蒋衡的《晚甘侯传》，袁枚的《武夷赏茶》，等等。近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闽茶半出武夷”，武夷茶“为茶中柳下惠”（相传柳下惠“坐怀不乱”，此处比喻君子）。英国19世纪的大诗人拜伦在他的巨著《唐璜》中甚至写道：“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

一种饮料能够长时间地受到中外文学界如此青睐，除了武夷茶，孤陋寡闻的我还没有找到别的。但是，在赞美武夷茶的时候，人们不能不说到武夷的山水与文化。武夷山水是大自然的造化，武夷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武夷茶则是二者——武夷山水与武夷文化的结晶。

写到这里，忽然萌生一种假设，如果武夷山不产茶将会怎样？

我想，那将令名山失去一些魅力，游客减少几多雅兴。

当然，假设毕竟不是真的，人们无须“杞忧”，更何况武夷茶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

山水的孕育

虽然多次来过武夷，但这里的奇山秀水依旧让人流连忘返。无论走到哪里，随处可见到一丛丛生机勃勃的茶树，绿满山间与水边。

九龙窠，绵延的山涧里，武夷茶不同“衍派”的茶苗生意盎然，犹如春天的使者。山坳里，悬崖峭壁上那六株已有几百年高龄的大红袍母树，老干新支，正在颐养天年。有关这些茶树的动人故事，流传至今，让不少慕名者纷至沓来。

走过云窝，漫步在九曲溪畔，大王峰的伟岸，神女峰的妩媚，尽在眼前。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坐在敞开的茶室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品尝香茗，或水仙，或肉桂，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面对此情此景，我忽然觉得，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不妨改一个字，即“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茶也”。

茶，是武夷山的特产，也是武夷山的骄傲。

武夷茶，有红茶、绿茶和岩茶之分，但主要是岩茶（即乌龙茶）。

武夷茶的历史悠久，范仲淹诗曰：“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苏轼认为，两汉时武夷山就有了茶。当代著名的茶叶专家陈椽经过论证后指出，“武夷茶约在距今 1500 年前的南朝就已初具名度”。

武夷茶的诞生离不开独特的武夷山水。

相传三千多年前，彭祖因吃了武夷山的灵芝喝了武夷山的水而长生不老。所谓长生不老自然不足为信，但不同凡响的武夷山水却乃千真万确。晋代，那位曾经拥有五色笔写得一手好诗文的才子江淹对此有了发现，他第一个给武夷山独特的大自然作了概括——“碧水丹山，珍木灵草”。南朝学者顾野王更是赞叹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美哉山河，真人世之希覩也。”



武夷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武夷茶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陆羽《茶经》称茶山之土“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考察武夷山的茶园，多数在岩壑幽涧之中，四周有山峦作屏障，土质大部分为烂石或砾壤，非常适合种茶，加之雨量充沛，高山幽泉，云遮雾罩，山阳多阴，年平均相对湿度大，从而造就了武夷岩茶的优良品质。明代徐燊《茶考》指出，“武夷山中土气宜茶”。晚清的一位博物学家在其《闽产异录》一书中也说，武夷山“岩皆挺拔，凡风、日、雨、露，无一息之背；水泉之甘又胜他山，草且芳烈，何况名柯”。意思是，生长在这样的山水自然中，连低贱的草都特别芬芳，何况灵气十足的茶。武夷茶因此有“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的说法。还有一位诗人，形容武夷茶“香含玉女峰头露，润滞珠帘洞口云”，更是让人浮想联翩。

大自然为武夷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茶人的不懈努力进一步提升了武夷茶的品质。几百年来，他们从“菜茶”原始品种出发，经过一代又一代地不断选育，至今已培植出繁多的优良品种。其中“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曾有“四大名丛”之称。

文化的融入

中国有许多名山，武夷山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碧水丹山”，更在于悠久文化，这是它拥有进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名录的根本原因。千百年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和以佛、道为主要的宗教，对武夷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朱熹的好朋友陆游，曾先后三年提举福建和江西西路茶盐公事常平，赞美“建溪官茶天下绝”，他还有诗写道：“一见溪山病眼开，青鞋处处踏苍苔，平生长物扫除尽，犹带笔床茶灶来。”可见诗人是多么喜欢喝茶，而他喝的茶也必定是武夷产的（即建溪官茶）。

“竟尚武夷茶”的清代长乐人梁章钜（官至两江总督）将茶品分为四等，即“香、清、甘、活”。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大红袍茶树记》一文中，承袭了这一说法，认为是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制作工艺成就了武夷茶。他称大红袍是武夷茶的象征，更是武夷茶人的精神。

武夷茶从制茶到品茶，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唐宋时期，武夷茶的制作工艺与今天完全不同，那时采取的是蒸青紧压法，外形如同一块圆饼，然后用薄纸包裹，纸上印有龙凤图案，因此又称“龙凤团茶”。这种制作工艺到了明代，改为流行至今的炒青散茶制法。

武夷茶（这里指乌龙茶）的制作方法，既不像红茶那样全发酵，又非绿茶那样不发酵，而是半发酵，因而茶的外观呈绿叶红镶边，其制作工艺从采青、晒青、做青、炒青、揉青、焙火到拣剔，环环相扣，特别复杂。对于它的形成，民间流传着种种说法，但不管是因官兵睡在茶青上致使茶青变软，还是别的原因导致茶青边缘发红，都不是人为的事先设计，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行”。传说是一种文化，它给武夷乌龙茶的制作工艺披上一件浪漫主义的外衣，使人有了遐想的空间。实际上，乌龙茶的制作工艺是武夷茶人（其中也有闽南人，主要是僧人与茶商）长期钻研摸索而成的，它充满智慧。清代，崇安县令陆廷灿《续茶经》所引述的王草堂《茶说》，就有了这方面的初步总结：“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此后，经过不断的实践、创新，如今乌龙茶制作工艺更加成熟了，据主人介绍，它获得了“国家唯一的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了好茶，还得善于品尝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历史上，武夷山一带斗茶之风盛行，范仲淹的《斗茶歌》写得非常生动：“……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他还极力鼓吹饮茶胜于喝酒与服药。他说：“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如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如今，品茶在茶文化中依然占有相当的位置，尤其是乌龙茶，对环境、心境、茶具、水质、冲泡技巧和品尝艺术都非常讲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程序。例如，“焚香静气”，造就幽静平和的环境；“乌龙入宫”，把上乘的茶叶放进紫砂壶里；“悬壶高冲”，让茶叶松动出味；“春风拂面”，用壶盖轻轻刮去表面的白色泡沫，使之洁净；“关公巡城”，依次来回往各杯斟茶，使茶水浓淡均匀；“鉴赏三色”，观看杯中茶水颜色；“喜闻幽香”，

嗅闻茶的香味；“尽杯谢茶”，品尝后主客双方互相致意。自始至终，体现出一种高雅的文化。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写道：“品过工夫茶几盏，只羡人间不羡仙。”

笔者生活中没有太多的嗜好，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唯独喜欢饮茶。虽然多半是一人独饮，但与朋友一起畅谈时，也少不了共饮，进行茶艺切磋而乐在其中。这次到武夷山采风，热情周到的主人安排了一场茶艺表演，有歌有舞，其中“禅茶”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那纷繁复杂的程序，出神入化的动作，比起一般朋友之间的沏茶，要精彩得多，雅致得多。

新的期待

莺飞草长，转眼到了暮春时节，离开武夷山已经有些日子了，虽然杂务缠身，仍忘不了那里的山水那里的人。

正如前面说过，每一次走进武夷山，都有不同的感受与收获，这次也不例外。通过走访名胜，聆听介绍，拜读专著，对武夷茶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它是大自然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是武夷山水的骄子，是武夷文化的重要特征。

然而此行时间短促，来去匆匆，带走快乐，也留下遗憾，于是有了新的念头——什么时候又能走进武夷山？

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惠安——魅力石文化

精美的石头会说话。此言不虚，走进惠安，更有这种感觉。

惠安，这个昔日贫穷的“地瓜县”，进步之快，变化之大，令到此采风的作家们连声赞叹，说是“真想不到”。那些琳琅满目、无处不在的石雕艺术品，其构思之新颖，工艺之高超，更是让见多识广的文人不断称道：“太棒了，此行大开了眼界。”

提起石头，中国曾有“点石成金”之说，指的是古代方士的骗术。然而现实中，惠安人却以无与伦比的石雕工艺给了这个成语以正面的诠释，不少人也因此发家致富。至于惠安本县的洛阳桥、王潮墓，泉州的东西塔，莆田湄洲岛的妈祖石像，厦门的集美鳌园、鼓浪屿的郑成功塑像，南京的中山陵，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西安的兵马俑陈列馆，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的郑和塑像，等等，更是让惠安这个“石雕之都”名扬天下。

我是一个惠安人，在外工作与生活了数十年，对惠安石文化既熟悉又陌生。几天来的参观，新与旧的印象不断碰撞，生发出许多感触，印象较深的有四处石建筑景观——宋代涂寨的安固石构凉亭，明代崇武的石头古城，现代城关的科山石艺园，以及黄塘至崇武公路两侧的一千多座石雕。它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历史悠久、魅力无穷的惠安石文化。

北宋的石构凉亭

崇武到惠安，古时有一条“大路”沟通两地。所谓“大路”，宽度只有一两米，从海边起程，经过许多村庄，翻越安固岭进入涂寨地界，然后通



往县城。行人走累了，往往会在岭下歇歇脚。平日还可以，但遇到炎夏时节，就不大好办。

历史到了宋太宗端拱年间（988—989年），当地有人出于善心，在岭下建起一座石构凉亭，供行人休憩时可免去烈日暴晒和风吹雨淋。因为亭子建在安固岭下，俗称“安固亭”。

又过了九百多年，到了清光绪年间，当地人在石亭之上加盖了重檐歇山式屋面，并扩建拜亭与山门，将休憩用的凉亭改造成供奉观世音菩萨的寺院，从而引得周围的乡民纷纷到此烧香膜拜。

我的老家胡厝村，离安固亭只有一里路，童年时常与小伙伴到寺里游玩。当时寺前有一棵老榕树，巨大的冠盖浓荫蔽日，就像过去的凉亭一样，给南来北往的人提供歇息的好地方。

安固亭的北面是岩鼓山，山上也有一座观音寺。抗战胜利后的一年（大约是1946年），安固亭与岩鼓寺的观音联袂到舟山岛朝拜南海观世音，返回时，涂寨与东岭一带（过去称蔡宅铺）数十个村的老百姓抬着本村的“境主”前往迎接。这场盛大的佛事活动，因途中发生枪击事件，队伍受阻，被迫折回。

20世纪90年代，安固亭被定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获悉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诧，觉得一座乡村小寺院怎能享有这样的荣耀？此时一位在福建省文化部门工作的老乡介绍说，安固亭之所以能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因为石构凉亭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经此指点，我才明白，并在随后不久去了这座小时候非常熟悉却又不甚了解的寺院。

寺里香烟缭绕，来此问卜的善男信女不少。主事者热情接待，一问，还是同村人，双方顿时亲热起来。我请教他，有什么能证明安固亭建于北宋？他并不急于回答，而是拿了一支竹竿，走到供桌前，将上面的一条横幅轻轻掀开，然后对我说：“你看看石梁上的字！”

顺着他的所指看去，只见石梁上清晰地刻着“端拱西月二十日庚申时题”。“端拱”，即宋太宗的年号，这一下我终于明白了。主事者继而引导我在亭子间走动，并说，这个亭子坐北朝南，有16根支柱，12根檐柱，檐柱的四角用斜梁连接，四坡顶，有斗拱，所有的构件都是石头。